散 文

坚 守

□石泽丰

火车“咣当咣当”地驶离了站台，沿着铁轨延伸的方向，驶向了远方。窗外，油菜花正开得如火如荼。坐在火车上的他，看着一掠而过熟悉的庄稼，内心的思潮如同风中的油菜花一样起伏。此刻的背弃，总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守不住城门的卫士，面对城外势不可挡的经济重压，面对自己坚守了几十年的田地，他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外出打工。儿子刚大学毕业，买房、结婚需要数十万元的开支，这是他外出的动力，也是他放弃坚守田地的理由。

这个人就是我年过六旬的岳父。

几十年来，他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庄稼为伍，年年种出的好收成，填补着自己空洞的岁月。正是用这些收成，他供养着儿女们读书，供养着他们完成学业走进城里。如今，面对拔地而起的城市高楼，面对可望而不可即的房价，为了儿子能够在城里定居，他选择了外出，与同村务工人员一道，生平第一次出门远行。

我劝过他要以身体为重，但在生活面前，我的语言又是那么苍白和无力。事后一想，我的劝说多少有点可笑，于他，也于我自己。

他离开家乡之前，给了我的孩子一百元钱，说是给她零花，他自己在外很容易就能挣到。这话，一个六岁孩子并不懂，但我感觉到一股心酸。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民，凭什么能轻而易举地挣到百元大钞？无非是体力，也只有体力。

失去体能的坚守，这又将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的鼻子一阵酸涩。岳父在家坚守田地的时候，他种的油菜年年长势喜人，他总是拣出最好的油菜籽，亲自送到油坊榨出菜籽油，付上加工费后运回家，然后分给城里的儿女。我也多次把他榨给我们的菜籽油送给我的朋友，与他们一同分享无任何污染的绿色食品，分享着一个老农的快乐。朋友们品尝之后，赞不绝口。

今年，这样好的菜籽油没有了，因为岳父不在家。

是什么让我们丢弃了根本？又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在曾经坚守的地方一直坚守下去？岳父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背井离乡，离开他心爱的田地，离开正值开放得热烈的油菜花。

由此，我想到“坚守”这个词，即使你又一次地坚守于泥土之上，但普天之下，坚守总是有一个分寸和尺度，总是有一个底线。

野草开始在田地里疯长。

弃掉庄稼，奔走异乡，是他无奈的选择——我理解，我将失去原汁原味的菜籽油，失去一部分生活的原生态食品。

行者无疆

开栏的话：亲爱的读者，即日起，本报特推出《行者无疆》专栏，与一位资深学者共同咀嚼人生旅途中那不经意间的精彩瞬间。行者，不止于旅人，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行者，行走在宇宙之间；不同的是，行者能用从容的脚步，举重若轻的心境和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大千世界中赋予生命更加绚烂的色彩。行者无疆，不止于旅途中的独语天涯，还在于生活中的无疆心境。

行者，李卫国，河南焦作人，现为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院长、戏剧影视专业硕导、河南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作为学校里的“两肩挑”，他在繁忙之中，依然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字，这一泓从心底流出的清泉，能使人们在喧闹中取静，在浮躁中明智……

今天，就请广大青年朋友从《我的生活我做主》开始，与作者一起朝花夕拾那珍贵的人生片段吧。

我的生活我做主

很多时候，很多人面对生活感到很无奈。人们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助、很郁闷，不能左右自己的生活，只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同时，我们的内心常常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感到无聊、郁闷和遗憾。面对生活，人们好像感觉自己是大海里的一叶孤舟，随浪前行飘忽不定，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常常会发出内心的呐喊：我的生活谁做主？我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

其实，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个体，只要内心足够强大，完全可以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可以在混沌中找到目标，在郁闷中找到快乐，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在阴霾里找到阳光。一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自己的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味道，也就是说：我的生活我做主。

当我们对生活感到无聊和厌倦，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知道生活为了什么的时候，有些人却选择了属于自己前行的方向和生活的目标：有人背起背包浪迹天涯，有人骑着摩托横跨欧亚，有残疾人坐着轮椅走遍中国，还有人用三轮车拉着母亲圆梦北京……他们也许没有你富有，生活没有你安逸，但他们比你坚定，比你有梦想，他们把你郁闷的时间花在了行走在路上，把你无聊的感觉抛撒在了天涯海角。

当我们想爱却找不到目标，想付出却找不到对象时，有人已经背起行囊告别了都市生活，来到了山区的小学，为缺衣少食的孩子们送去温暖，为渴望知识的孩子们拿起了粉笔，一去就是两三年，我一呆就是一辈子。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心里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没有我的生活我做主的勇气。当你活在社会的裹挟下和别人的印象里时，你时常会感觉自己很累，总是按照别人的意愿决定自己的生活。这时有些人会选择活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却不能给我们生活，社会给了我们规则却不能抹杀我们的个性，我们不能妨碍别人但不能为了别人失去自我。自己的一生，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

给自己一个空间，给自己一个梦想，给自己一个活法，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上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不能主宰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做回自我。工作是必修课，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但生活是选修课，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样过或者那样活。

我的生活我做主，关键看自己怎么选，自己怎么做。而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否一直在选择中彷徨，根本没有按照选择去坚定地尝试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一生中，如果自己的生活都由不得自己做主，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要被消极的文化压抑地失去了自我，不要被人言可畏的社会束缚了自己的脚步。生活属于自己，选择也属于自己，选择自己快乐的事情去做，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去活，选择自己有价值的观念去追求，选择自己的梦想去实现。

人，只有我的生活我做主，才能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快乐，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加本真。当你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时，会坦然地说：父母给了我生命，上帝给了我命运，我给了自己生活。

视觉

雾漫东江

贺茂峰 摄

青年时评

在城市的尽头，还有多少个杨九

□田佳玮

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近日，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据《新京报》）

是什么让原本大逆不道的弑母行为，竟被坦然冠以“孝子”的名号？是什么让“一起走向死亡”成为孝子的最后选择？是什么让原本罪恶的行径，深深地撞痛了我们的视线？是沉默太久后的一次爆发，是生活重压下一次不得已的“出逃”，还是那被压抑的灵魂终于在“生命无法承受之重”面前发出了一声划破天穹的呐喊？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作家史铁生对于死亡的解读，与其说是一种豁达和乐观，不如说是在现实面前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如果现实的坚硬还为人们存留着一点突破的空间，如果人们对于现实的承受能力还没有超过对于死亡的恐惧，那么即使面临苦难，人们依然会选择活着，选择坚强。

杨九何曾没有坚强过，面对死去的父亲，他曾拍着胸脯说：“我杨九要重新做十二三岁的小杨九，我要重新做人！”杨九何曾没有过梦想，他曾带着对生活的希冀，去广东寻找新的生活。只是之后，“在两个月没有散工可做，曾经一整天没吃饭，母亲也只有一块面包可吃……”的现实面前，他才试图砸碎命运的魔咒，砸碎生活的牢笼，砸碎现实的枷锁，试图让自己得到解脱。

“我们这些人的苦痛，你不会懂得。”是的，“出生在中缅边境，一个曾经毒品、枪支和艾滋病泛滥的寨子。父亲不管家，流浪在缅甸长达12年；两个妹妹疑似被拐卖常年没有音讯；哥哥因为毒品和艾滋病死在家中；嫂子正受着艾滋病和精神病的折磨；3岁的侄子很可能是HIV携带者；母亲瘫痪在床；而自己，曾经在烦闷和引诱下沾上毒品”，这些只有出现在小说中的经历，常人又怎么理解？

我们不能懂得杨九，我们更不知道，在城市灯火的尽头，还有多少个杨九？在无数个白日后的黑夜，在无数个黑夜后的白天，他们背负着重担，在如磨盘般旋转的生活面前，已然没有了任何表情。他们放下了农田和村庄，放下了幼儿和老母，带着梦想踏上通往城市的列车。或许只是为了能够早日有一个安身之地，为了让孩子下学期的学费有着落，让年迈的父母不再病床上呻吟痛苦……然而，就是这些小小的梦想在大大的城市里有时也会被打得遍体鳞伤，当他们心中对于生活最后一丝希望的幽光被掐灭后，他们该往何处去？除了像杨九所言：现在只想回家，重新开始？

是时候该从道德制高点上走下来，是时候放下“主因起决定作用，任何时候自暴自弃都不能原谅”的哲学理论，是时候问问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个杨九？我们该怎样在悲剧产生前给予他们帮助，哪怕只是一个关怀，一声问候？请记住，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在给予我们提醒：有些人的悲剧和苦难，恰恰显示的是这个时代无法触碰的伤疤，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够慢慢疗伤，才能阻止悲剧的上演。

城市笔记

图书馆

□张艳庭

大概没有谁像博尔赫斯那样，对图书馆的评价如此之高。他在诗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位伟大的作家之所以如此评价图书馆，也许不仅是因为他对阅读的喜爱，虽然他因大量阅读，使眼睛近乎失明，还因为他曾经担任了18年的图书馆馆长。他在图书馆中度过了太多美好的时光，以致要形容天堂时，不仅想起了图书馆的外形、内涵，还想起了那些宁静、美好的时光。那的确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里有他的话为证：“我一生受到过许许多多不相称的荣誉，但有一个我特别喜欢：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

其实，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大部分时间里，眼睛都是看不见的。他的这首诗的前两句是：“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虽然无法阅读，但我仍然相信他在图书馆中的幸福：他通过回忆和思考占有那些书籍。我想，正是因为图书馆，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拥有着与一般作家迥然不同的品质。他和马尔克斯一样，都是那种“作家中的作家”。除此之外，博尔赫斯还是“诗人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同样影响了一代中国诗人。也许正是因为博尔赫斯的影响，许多中国作家对图书馆有了深刻的感情。当然，这也许只是原因之一。

只要是作家，必然会有对图书馆的感谢。因为那里就算不是人的天堂，也是书籍的天堂。我记得，许多作家在记叙自己的阅读经验时都提到过图书馆，还有作家提到过自己在图书馆偷书的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本犹太作家辛格的小说。这位偷书作家的名字就不提了。他说，之所以偷那本书是因为他太喜欢它，所以想要拥有它。在我的图书馆借阅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次这样的冲动，但最后都没有实施。也许是因为我对某本书的爱还不够吧。

但我后来又买了一些在图书馆看过的书，比如顾城和雷米的《英儿》。那时我正读高中，因为这本书而深深沉陷到了顾城的世界。他和海子共同完成了对我诗歌写作的启蒙。这本书我是在博爱县图书馆借阅到的。我在县一中读高一的时候被一个同学带到这个图书馆。那时，他叫图书馆为“大阁”。那座图书馆是一座仿古建筑，图书馆前的一条路就叫做“大阁路”。后来，我办了借书证，因为我经常去看书的求知书店关张了。进到图书馆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书基本上都是旧书。大部分书因为太过破旧，都用一层牛皮纸包起来，代替了真正的书皮，书名也写在上面。虽然如此，我在里面仍然看到了一些对我影响很大的书。比如，一套台湾现代小说丛书，一套西方现代派小说全集等。西方现代派小说全集是按照文学流派如“新寓言小说”“意识流小说”等来进行分册的，一套共十本左右。那时，我会在众多书籍中选择阅读这套现代派小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比较新，书皮也没有被牛皮纸包上。就这样，我在对现代派小说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闯入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后花园。这一套书应该是我在县图书馆借阅次数最多的。因为不能完全读懂，所以就不断地借阅。虽然到后来也不能说全懂了，但它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我走到了文学的深处。

那时，我在学校已经偏科很严重，理科和数学很差，不再是初中时的好学生，甚至滑到了差生的行列。因为成绩下滑，我在班里说话也少了起来，朋友也少了。孤独让我与文学靠得更近。这座图书馆成为我的一个秘密，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一直在这里借阅书籍。也许是因为书籍太旧，在这里借阅图书的人并不多。因此，它几乎就像是独属于我的一座神秘岛。

读大学后，我与这座孤岛一样的图书馆断绝了联系。因为大学图书馆提供了更多书籍，我就像是从一条乡间小溪流入了一面巨大的湖泊。一定程度上说，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尤其对文科生而言。相较于课堂，我更喜欢图书馆，甚至觉得我所就读的中文系，并不需要进课堂去听讲，仅在图书馆读书就可以非常漂亮地完成学业。事实上，大学图书馆里的阅读对我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我曾经在校图书馆借阅图书数量上排在前十名；我也是在这时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

回到焦作工作的头些年，这个城市并没有自己的图书馆。事实上，图书馆一直在修建之中，持续了好多年。为此，我不得不重新回到县图书馆借书。但那些书已经无法满足我已被大学图书馆撑大的胃口。后来，我又通过找熟人在焦作的大学里办理了图书证，在那里借阅图书。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无书可借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子说，一个没有图书馆的城市，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个帖子被很多网友回复，都在询问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很长时间都没有沉下去。我那时也参与了发言，意识到了这座城市的市民对书籍的如饥似渴。后来，新图书馆开馆，前来借阅的市民数量之多，也让我吃惊。反倒是我，因为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到图书馆的时间变得很少了。有时在图书馆里坐下，被众多书籍包围，忘记外面的世界，全神贯注于文字，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以前那样长久泡在图书馆里是多么幸福。同时，我大概也体会到了一些博尔赫斯的幸福。

青年书房

并非一切柔弱的东西都注定湮灭

——评《女性时代》

□黄 夏

在苏联解体的许多年后，俄罗斯文学正悄悄发生着转变，一些着眼于底层社会的个体化叙事构筑起另一种面貌。俄罗斯女作家叶莲娜·奇若娃获得2009年俄语布克奖的小说《女性时代》就是这样一本小说。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从女性视角出发写作的小说，男性的大气、暴烈、深沉和激荡，是与之绝缘的，而从谋篇布局来看，男性写作的整体感、沉重感，尤其是从具体而微的事物拉高到凌空俯瞰角度的哲思感，更被彻底颠覆了。关于《女性时代》的写作思路，我们大致可从小说中索菲娅关于艺术的思考中管窥一二：“有一次，在文化宫里准备展览时，我曾试图解释：我看到一条线，它从一边延伸至另一边——沿着纸张的正中间。其下的部分都应该很渺小，为此就需要透视法，以便让它延伸至远处。但是在上面的部分，一切都反过来了，越来越逼近，以便我们能看到，它是如何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从深远处。”

“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从深远处”，这正是《女性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特色。所谓“深远处”在何处？即是男性、官方、主流意识中的“历史”，而“反向地展露出来的”，便是从这个“历史”中被解放出来的细腻、具象的“生活”。《女性时代》写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而非从这些东西中提炼出来的“历史”。

那么，作者是如何来处理《女性时代》中的“生活”的呢？是事无巨细、无的放矢地哗啦啦全上吗？那是流水账。写作总要从一个切口入手，而作者所选取的这个切口则再平凡不过——孩子保卫战。上世纪50年代，劫后余生的列宁格勒百废待兴，农村姑娘安东尼娜来大都市打工，邂逅知识青年格里戈里，一夜情之后男孩失踪，女孩怀孕，走投无路的安东尼娜得到三位旧时代的老太太相助，从此共居一个屋檐下。女儿索菲娅出生时得了哑症不会说话，女人们担心她被当局强制托管有去无回，遂使出浑身解数，能抵则抵、能蒙则蒙，靠微薄的退休金和转卖私藏的珠宝，努力为索菲娅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故事都是通过大量的对话和细节，而不是叙事和描写来推进的。也就是说，苏联战后时代的诸多主题——住房、医疗、教育、保险、救助、配给制度、币制改革，乃至农民工入城等，都是从厨房里的煎炒炖煮、浴室中的擦洗拖刷、排队购物时的漫长等待、电视前的闲言碎语中表现的。这种细致入微的表现方式，迥异于公共生活的各种程式性套话，而充溢大量家常性和个体化的俗语、俚语，以及生怕隔墙有耳的加密暗语，其与生活的关系简直丝丝入扣而且事关生死——当然，这种掐头去尾、主宾不明的语言风格也使小说读起来颇有理解上的难度——索菲娅的婚生与私生问题，就牵涉到口粮、监护、教育和住房等敏感话题，这也就难怪，老太太们虽一致认为尼古拉不是个靠谱的男人，但为了索菲娅的前途不得不将其母安东尼娜嫁给他。

但《女性时代》不是一部情绪化的小说。作者克制情绪的功夫十分值得称赞。三位老太太出身不同，命运相似，在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大封锁、大清洗中失去父亲、丈夫、儿子和孙子，照理说，她们的回忆充满苦涩和伤心。但在作者写来，更多的是见怪不怪、有点小悲伤但不涕泪纵横的口吻，是一种自嘲多过自怜、自尊多过自卑的心态；而她们将一腔对亲人的怀念与爱惜倾注于索菲娅，本可以营造出一种如电影《美丽心灵》那样刻意隔绝邪恶、呵护童真的调调，但也不尽然，比如她们给索菲娅讲故事，讲着讲着触动了心弦就变成了结局十分可怕的黑童话……可以说，索菲娅的人生启蒙并非天真到一片空白，更有别于国家洗礼教化出来的“螺丝钉”公民。

而这三位老太太，她们完全游离于20世纪的列宁格勒，而生活在19世纪的圣彼得堡，教养也全是沙俄时代的淑女风范，读来有种理想化的不真实感。在笔者看来，这多多少少出自作者某种美好的想象，不是说旧时代有多好，而是微妙地投射出一种永恒的价值观：并非一切坚硬的东西都不可摧垮，并非一切柔弱的东西都注定湮灭，生活可以卑微，但不可以失去尊严，因为有爱在支撑着我们不失尊严地活下去。我想，这就是《女性时代》何以在经历了如此不堪回首岁月的当代俄罗斯引起那么多共鸣的原因所在。